

讀書班 | 安大簡《詩經》讀書班討論紀要 (2019.9.26-28)

9月26 - 28日的討論主要涉及《關雎》中“要翟”的訓釋與“寤寢求之”中“寢”字的釋讀。

一、關於“要翟”

孟蓬生提出“窈窕”馬王堆帛書引作“茭芍”，安大簡作“要翟”，表明是一個宵部的聯綿詞，不應該拆開解釋。然後從宵部的聯綿詞中找到一些可能的書寫形式，如夭紹、要紹、妖嬈、要嬈，並梳理出如下的平行關係：

佼佼：嬈嬈：茗茗

窈窕：要翟：要紹（夭紹）。

王化平補充了《康熙字典》引用的材料，“要紹”又寫作“僂紹”。另外，葉磊提出將“要翟”釋作細腰與《關雎》全詩意境不合，宜從舊解（以上9月26日）。

孟蓬生補充道：“《方言》卷二：‘美狀為窈，美色為豔，美心為窈。’上下兩字分訓，不可信。”王化平評論道：“從聯綿詞的角度入手，太好了。這樣不僅解釋了“要翟”，還解釋了其他詞。《康熙字典》：‘又以紹切，音。’”（以上9月27日）

孟蓬生通過語音線索又找到了一批與“窈窕”同義而書寫形式各異的聯綿詞，如《詩經·陳風·月出》中的“窈糾”、“懽受”、“夭紹”和漢代的“要嬈”等，並進行了分析和論證。侯乃峰指出：“‘要翟’一詞，杜澤遜老師在安大簡發佈之前就

寫好了文章……‘要翟’就是聯綿詞，不能拆開訓釋的，然後列舉了各種詞形，都是姣好之貌。”（以上9月28日）

二、關於“寤寐求之”之“寤”

該字从月，帚聲，原作（簡2）：



李明曉認為：“‘寤’和‘寐’有可能是異體關係，更可能是傳本不同的原因。”葉磊推測“寤”與“寐”有可能是通假關係，並對二字聲韻關係作了初步論證。譚樊馬克推測“‘寤’就是‘帚’聲，‘帚’聲的‘婦’和‘寐’相近”。孟蓬生指出了葉磊所舉例證中的問題，指出：“講聲母通轉時最好保證韻母相同，講韻母通轉時最好保證聲母相同，這樣更容易保證結果的可信。”孟蓬生認為：“也許‘帚’就是用作‘歸’字。下文《殷其雷》‘歸’字就寫作‘逋’字，可以為證。”陳緒平認為孟此讀“有点震撼了”。孟蓬生進一步梳理了與之平行的“沫”與“饋”、“妹”與“媚”兩組字的關係，認為“然則寐之於从歸（記錄者按：指帚）之寐，猶沫之於饋、妹之於媚也”。王化平認為整理者認為“寤”是“寐”的訛字也是可能的，“因為上博五《季庚子問於孔子》中的那個字（記錄者按：“寤”“寐”），就可能从未得聲，之所以从帚，是因為‘寐’與‘寤’同義。所以‘帚’並非聲符。另外，在上博五《弟子問》中，‘寐’寫作从月从未（記錄者按：指“寐”），而‘未’形的左半，確實與月相近。也就是《季庚子問於孔子》的那個字形先省去宀，然後左邊訛作月的。”針對王化平的意見，孟蓬生指出《季庚子問於孔子》的“寤”可以是雙聲符字，“下邊未和帚都是聲符”。侯乃峰指出：“那個‘寤’字形在後面也出現了，是個韻腳字，據用韻可以肯定也是讀寐的。”孟蓬生補充道：“根據《陟岵》韻例（王力《詩經韻

讀》），‘寢’與‘季’押韻，應該可以證實我上午對‘偃寐’的推測。”蘇文英指出卜辭中有“婦好帚”，鄔可晶有文讀為“婦好歸”（記錄者按：實際上最早是裘先生提出的，見裘錫圭：《殷墟甲骨文“彗”字補說》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》第一卷第426頁，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）。針對蘇文英補充提供的資料，孟蓬生說：“我實際上是想說‘帚’在‘暹（歸）’中是可以用作聲符的，因為我當時（記錄者按：指9月28日上午）還不知甲骨文帚可以讀歸。”（以上9月28日）

執筆：何義軍

審覈：孟蓬生